

咱厝人姓名里的田园风

■吴碎玉

早上办公室里讨论起了同事女儿的名字——蔡米多，大家纷纷夸赞这个名字自带满满的幸福感。蔡米多，一读这名，脑海里便是遍野金黄，衣食不愁的景象。好久没有听到与田野、土地如此紧密连接的名字了。曾几何时，如此充满田园气息的名字随处可见。

“林阿笋”是儿时邻居婶婶的名字，她是卖手工豆腐的。晨曦微露，她的叫卖声便穿透晨雾，飘进家家户户。她制作的手工豆腐软嫩爽滑，豆香味十足，常常还没走出村子，担子里的豆腐便卖了大半。都说人生有三苦，撑船、打铁、卖豆腐。可不管你什么时候看见阿笋婶婶，她的脸上永远是笑意盎然。若你大清早摸黑敲开她家大门，即便她正半倚靠在灶沿上，耐心细致地搅拌锅中豆浆，也会热情地招呼你，和你讲起沿路见闻。阿笋婶婶的姓名，就像她的人，朴素却充满生机。笋，不畏严寒，破土而出；她，不惧“人生三苦”，笑意如常。这哪里是取名，分明是把田园春意种进了名字里。

村里还有叫“稻啊”的女人。听说她出生时正值秋收，田里稻浪翻

滚。她爹正在田里弯腰收割，得知孩子出生了，大腿一拍当即喊道：“男孩叫耕耘，女孩叫水稻，耕种收割都齐了。”稻啊长大后也种水稻，她种的水稻，穗大粒饱，年年丰收。由于我母亲常年生病，身体羸弱，每年的秋收忙时，稻啊阿姨总来我家帮忙。她和母亲两人常在薄暮时分出发，忙到凌晨才回。村民们看着她时常这般帮助我家，慢慢地，大伙就都成群结队到我家稻田里帮忙。人人夸稻啊心肠好，她说：“一棵稻秆细，风一吹就倒。两三棵一丛，互帮互助好。”真是一个浑身上下都泛着“稻香”的女人。

村里的女人们，名字里带着这般田园气息的，远不止阿笋婶和稻啊姨。“阿芽”是我母亲的好姐妹，她名字中的“芽”指的是茶园里的嫩芽儿。老家后山铺展着一片茶园，一户一畦，都打理得井井有条。那时村民们时兴自制茶叶，在土灶土锅里粗略炒制一番，留作自家泡饮，并不售卖。清明前后是茶园最热闹的时节，采茶的大娘一边忙碌一边谈笑，孩子们在茶埂间穿梭追逐，仿佛在巨大的迷宫里冒险。阿芽的母亲便是在这个时候突然腹痛，女人们手忙脚乱地将她送上运茶叶的拖拉

机。结果还未到医院，在颠簸之中，孩子就出生在一堆鲜绿娇嫩的茶芽之间。她母亲说：“如果能长得像茶芽儿这样的幼美就好。”于是，阿芽成了她的名。

那时，咱厝人取名，从不向远远地借来那些花哨的字眼，也不蕴含着多么宏大的愿望，常常从眼前景、身边物中摘取名字。这些名字并不华丽，也只表达一种朴素的期盼。像这样的名字还有“葱啊”“秧啊”“蒜啊”“菜豆”，家里种啥，孩子叫啥名，或求孩子长得朴素踏实。也有叫“溪啊”“山啊”的，或求孩子清爽健壮，不一而足。

往日的取名法子，仿佛将人的命与天地自然系在一处。“哪条路、哪道水，没有关联；哪阵风、哪片云，没有呼应。”人与自然的融合就像冯至在《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》里写的，早已合而为一。而今人取名，多求新奇雅致，翻遍字典，寻那生僻字眼，却少了些自然生气。

名字不过是个符号，但符号里藏着命理。往日乡下人的田园之名，看似随意，实则与他们的生命紧密相连，如同稻子连着根，溪水连着源。他们的人与名，名与命，早已在泥土中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了。

四神膏

■王少波

忘了多久没见到卖四神膏的了，去年岁暮偶然在街上再遇见，是位老者，灰白短发、泛白的灰色中山装，色调统一得像幅褪色却温润的水墨画，漫步县城街道仿佛行走在《清明上河图》里。干瘦的身躯挑着一副小担，他右手搭在扁担上拎个铜锣，走几步敲两下，再喊一声“四神膏”，声音悠扬，神色淡然，跟三四十年前我所见到叫卖四神膏的人一模一样，连吆喝都还是原来腔调，我很讶异，疑心彭祖再世。

四神膏或许是麦芽糖拌了四种有益人体的药散才得名，我没考证过，只是猜测，不敢妄言。几年前友人送我一罐自制麦芽糖，我以为大约是四神膏了，到家立即拧开抿一口，岂料与儿时的滋味相差甚远，想来四神膏应当是掺了中草药末的，抑或根本不是麦芽糖，“四神”无非是糖的名称罢了。

幼时常常能见到卖四神膏的，在通衢小径，街头巷尾，挑着担子旁若无人不疾不徐地走着，无视生张熟魏，也不操心生意好坏，完全不像是做买卖，反倒像是刚在沂河里洗完澡，舞雩台上乘完凉，一路吟咏归家的山中隐士。

现代人心浮气躁难以宁神，遑论潜心静谧的境界，尤其沿街叫卖的，绝大部分叫声急促，脚步更是匆忙，甚至换上了两轮或者三轮的摩托，期许货物早早售罄，唯有卖四神膏的行商仍然坚持步行，慢慢悠悠如同游历山川一般，缓缓逛遍整个县城。

在县城里关于四神膏的记忆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，是八九岁时，有一天跟随父亲出门，走到靠近县煤场的丁字路口时，父亲碰到朋友，便驻足攀谈。我不耐烦地吵着要离开，恰巧卖四神膏的路过，父亲叫住了他，要买一支给我，好让我能够静下来。卖四神膏的是位灰白短发的老人，一袭泛白的灰色中山装，听到有人叫唤便凑过来卸下担子，蹲着掀开其中一头的圆铝盒，现出满满一盒琥珀色糖浆，然后从担子另一头系着的袋子里取根竹板挖起糖膏，再拿支竹签顺着糖裹几圈，随口问要不要蘸养脾散，得知我不要后合上盖子递过四神膏。我赶紧接来抿了一口，好吃极了。

那天与卖四神膏的不期而遇瞬间唤回了我的童年回忆。其实何来彭祖再世，做这行的大抵是乡间农夫，装扮大多如此朴实，叫卖腔调相同或许是同一个乡里的人，衣隙之际出来做这份同乡都会的营生，多谋些收入，我诧异的是时代变化万千，至今竟然仍有手艺人以不变应万变，一丝不苟地保留传统，用最朴素的方式礼敬流光。



(视觉中国)

■沈页真

儿子从小就比同龄人长得小，个子小、身上不挂肉，说不清是遗传爹妈的清苦体态，还是我们不懂科学养育导致。看着他那瘦小的身骨，我心里一直压着惭愧、内疚和自责，生怕他的体魄输在起跑线上，从而给他带来委屈和受人欺负。

为此我曾经尝试各种健胃养脾的做法，中医、西医都寻过，处方非处方药也吃了，科学和土方法都试了，奈何他的身体很“顽固”，照样慢吞吞地按照自己的节奏来，不属于他的一块肉都不长，不是他的身高一寸都不拔，我真的焦虑极了。

每年春天，万物拔节，我相信这也是孩子拔高的好时节，于是又重走追高的老路。钙铁锌，补！运动，

铁血执行！而恰恰是这个运动，让我时刻维持的优雅和耐心破功了，破得支离破碎，残败不堪。

儿子做作业的速度偏慢，那晚做完已经是八点半了，眼看还有好几个任务没完成，我便把每天的跳绳任务挑出来，这项必须做！他一开始还欣然接受，可或许是犯困，加之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踩绳，他的坏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开始摆臭脸，带着哭腔一遍遍地询问跳了几下，十几分钟过去了，连五百下都还没完成。

我的耐心在他的哭声中一点一点被耗尽，于是开始变得不耐烦。没承想，儿子开始大哭，哭声在电梯楼道里回荡，似乎上下五六层楼的邻居都能听见。那一刻，面子、理智、母爱，全被焦虑冲垮，我开始对他嘶吼：“晚上没跳满一千

下，别想进门，就是一次一下我都陪你跳完！”

情绪上头的那一刻，我恨不得把手里抓的东西摔出去，一看是手机才压制下来，可是那份失控的戾气显然已经伤害到了孩子。我们彼此都把坏情绪宣泄了，却偏离了初衷。

今年“3·15”曝光的催高产品我就中招了，某品牌的“大灌篮”奶粉下血本买了好多罐，一罐的价格都顶得上小娃两罐三段奶粉，结果只是普通的配方奶粉，根本不催长。而每年大几百买的钙铁锌，似乎也从来没有见过效果。在购物被骗的愤怒、养娃的焦虑、对孩子身高的执念里，我左突右撞，找不到出口，却把孩子当成了情绪的出口。

一千下跳绳跳完了，我已筋疲力尽，他也悲伤到沉默。不用吩咐，自己便去洗漱换衣，然后跑回自己房间去睡觉，再也不如往日那样要腻到我身边睡，也不跟妹妹抢妈妈是谁的专属。

他突然的乖让我很自责。是的，我也曾经是敏感的孩子，突然的乖是求而不得后，便再也不想要的妥协。今晚队友值班，在小娃入睡后，我赶紧到儿子的卧室看看，他已然入睡，估计是带着不甘的泪水入睡的。我摸摸他的头，亲亲他尚有婴儿肥的小脸，心里所有的急躁都散去，只剩下铺天盖地的内疚。

我苦苦追求的长高长肉，说到底只是外在的尺寸，却在口是心非里让他的内心变得荒芜。深夜的反省让我理智了许多：孩子，不是你不好，是我太着急，你不必长成别人眼中标准的样子，只要你吃得香、睡得好、心里不害怕，你就健健康康地、开开心心地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长吧！



投稿邮箱: 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 0595-22500109